



39^度2

轻微撒点野

Qingwei
sadianye



如果单恋是一场缠绵反复的高烧，谁能给我一颗解药？
我的记忆因为你，再也走不出那座城市。
我用心底一座城，换你废墟上的爱情。

姚樱 著

39^度2





姚璿

39^度2
輕微撒点野
Qingwei
sadiany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9 度 2, 轻微撒点野/姚璎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054 - 3150 - 8

I. ①3…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087924 号

39 度 2, 轻微撒点野

作 者 姚 璎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张世昌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3150 - 8

定 价 28.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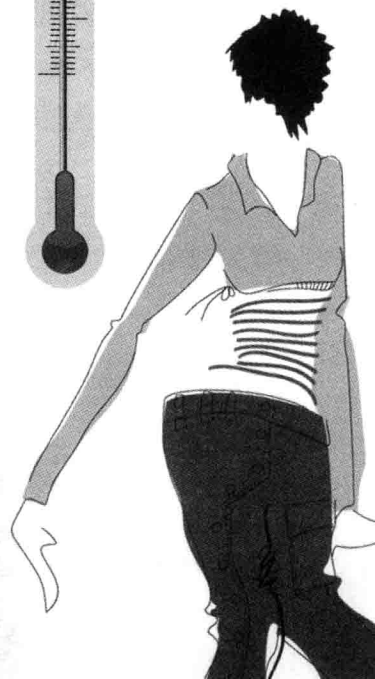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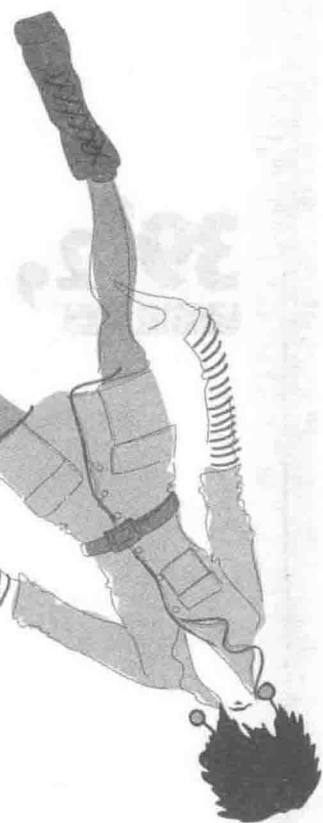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让我在青春里撒点儿野

- 第一章 高烧 39 度 2! /003
- 第二章 走火入魔/010
- 第三章 有一本煽情的杂志叫《知心》/013
- 第四章 玩物丧志/015
- 第五章 东窗事发/020
- 第六章 青春期骚动/023
- 第七章 生人勿近/027
- 第八章 融入/032
- 第九章 泼出去的水,我连盆都不要!/035
- 第十章 惊险的初遇/040
- 第十一章 不可告人的隐疾/045
- 第十二章 有了快感你就喊啊!/050
- 第十三章 迷失/054
- 第十四章 青涩的初吻/061
- 第十五章 温柔的疼痛/066

39^度 2,
轻微撒点野





10

第二卷 让你在记忆里绊一跤

- 第十六章 没有根的浮萍/075
- 第十七章 寂寞的深秋/079
- 第十八章 所有的深爱都是秘密/083
- 第十九章 错愕/090
- 第二十章 微光中的迷失/095
- 第二十一章 天亮前说晚安/098
- 第二十二章 该怎么爱/103
- 第二十三章 煎熬/108
- 第二十四章 愤怒的文艺女青年/113
- 第二十五章 他不爱我/118
- 第二十六章 就让我“二”着吧!/121
- 第二十七章 爱是一场缠绵的毒/128
- 第二十八章 决裂/132
- 第二十九章 爱定格在此刻/138

39°^度2,
轻微撒点野

02

03

39^度2,
轻微撒点野

第三卷 让她在骚动中抽点儿风



- 第三十章 羞答答的玫瑰，乱七八糟地开/145
- 第三十一章 绅士无非就是狼/149
- 第三十二章 有点儿酸，有点儿甜/152
- 第三十三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155
- 第三十四章 怕被伤害，却在受伤的地方等待/160
- 第三十五章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164
- 第三十六章 终究还是泡影/167
- 第三十七章 失控（1）/170
- 第三十八章 失控（2）/174
- 第三十九章 失控（3）/178
- 第四十章 失控（4）/182





第四卷 让你在激情中撞个腰

- 第四十一章 面朝墙壁 春暖花开/187
- 第四十二章 终于可以不爱你/189
- 第四十三章 我用心底一座城，换你废墟上的爱情（1）/195
- 第四十四章 我用心底一座城，换你废墟上的爱情（2）/197
- 第四十五章 非得死了才好受/201
- 第四十六章 余情未了 暖昧不死/204
- 第四十七章 拥抱仙人掌/207
- 第四十八章 绵里藏针/210
- 第四十九章 借故堕落/213
- 第五十章 意外的反攻/220
- 第五十一章 苏格拉没有底/222
- 第五十二章 魅惑/229
- 第五十三章 嫉妒/234
- 第五十四章 绽放的罂粟/240
- 第五十五章 浪漫满床/247
- 第五十六章 到底意难平/251
- 第五十七章 三堂会审/258
- 第五十八章 她比烟花寂寞/264



结尾卷 让我们在绚烂中定格

- 第五十九章 再见，再也不见！/271
- 第六十章 不速之客/274
- 第六十一章 人生处处都意外/278
- 第六十二章 岁月如歌/285
- 第六十三章 血债血还/293
- 第六十四章 负荆请罪/296
- 第六十五章 变调的节奏/302
- 第六十六章 青春的定格/309

39^度2,
轻微撒点野

04

39^度2,
轻微撒点野



让我在青春里撒点儿野



第一章

高烧 39 度 2!

晚上 9 点。B 大学附近地下室入口对面的阴影处。一个穿着黑色呢子大衣的男人在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隐约照出了他俊逸的脸部轮廓。随后他打了个电话。打过之后，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开始数数：一、二、三！

不出他所料，没过多久就隔着马路看到一个称得上是高帅富的倜傥男人犹如踏着节拍一样，悻悻地从地下室的出口冒出头来，在寒风中还瑟缩着肩头，频频回头，一副舍不得走的样子，但原地踌躇了半晌最终还是无可选择地驾车离开。

这应是他的情敌。但感情的战役胜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对敌人已了如指掌。情敌离开的速度与时间和他计算的分毫不差。他甚至还知晓这个男人在半个小时之内必须掐着点尽快赶到家，否则后果将会很严重。

“小舅舅，赶紧回家去吧，小舅妈会请你吃顿好的！”他目送着远去情敌的背影在心底里默默念道，不动声色地把手里的烟头摁住掐灭，然后掸掸西服下摆的烟灰，走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她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下室长廊最尽头的小房间里。她在发烧，头好像有两个大，沉重得抬不起来，全身的温度也越来越高，让她满脸涨红，疲倦得只想躺在冰凉的地面上。她害怕这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她还没活够不想死，连忙在床头胡乱摸索，想再找点儿退烧药来吃，门却在此时被重新敲响了。

“咚咚咚——”敲门声还算是礼貌，但听在她的耳朵里却像是催命符，她火大地扯过被子蒙住了头，心想这次欧阳明远就算是把门砸烂了她都不会再开门，她讨厌看到这个男人，每次看到他血压就要升高。她装死躺在被窝里，嘴唇被高烧折磨得起皮皴裂，全身软得没有一丝气力。

但是敲门声并没有因为她的沉默抗议而消逝，而是有节奏有耐心地一直敲着，敲得她简直要被迫喷火了。她终于忍不住愤怒，强撑着软绵绵的身子爬起床，跌跌撞撞地摸索着走到门边，然后猛地拉开了房门，哑声怒吼道：“欧阳……明远，你丫……还有完没完啊？”

愤怒的唾沫星子乱飞，喷射到达之处，却不是欧阳明远，而是全身还带着外面寒气的另外一个人！范晓鸥一呆，但这次手上的动作却比脑袋反应得更快，下意识地已经将门猛地关上去，不让这个男人进来。

但他只用一只手就轻松地将狭小的门重新推开了一条缝，他弯着高大的身子钻进了屋里，顿时让本就不大的空间更加局促了起来。

她本来就病怏怏的，哪能阻止如土匪般阴险狡诈的他长驱直入，她虚弱地靠在门框边，瞪着他，却没有力气将他再赶出去。

“你来……干什么？”她哑声说道。

“过来看看，”他用她所熟悉的冷淡腔调简单地回答，然后站在屋子中央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屋子里非常狭窄憋屈，除了靠近窗户边的床位上还有被褥外，其余的几张都是空床板，上面空空如也，使得屋子里异常冷清寂寥。他不由微微蹙紧了好看的浓眉，说：“现在就你一个人住吗？”

她冷着一张脸，忍着极度的不适，强打起精神和他相抗衡，否则她的气场就输给他了。她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很脆弱可怜的样子，便咬着唇说：“你……有眼……自己不会看啊……”

难得今天他不和她的倔脾气计较，因为他锐利的眼神已经扫到了她红得不正常的脸上，他只盯着她看了两眼，便蓦地伸过一只手来。她下意识地就要躲闪，但额头已经覆盖上了他因从室外刚进来而有些发凉的手掌。

他手掌的凉意反衬出她额头的滚热，她觉得额上好像贴着一片软绵的树叶，想甩却甩不开，滚烫的额头好像还很贪恋这股凉意，挣扎了几下，更加昏沉的脑袋竟然叛变而忘记了躲开。

他用一只手掌贴着她的额头，另一只手揽住她纤细得不堪一握的腰肢，剑眉皱得更紧：“你在发高烧？我送你上医院，马上走！”

“不要！”她还在嘴硬，身子软得没有一丝气力，连脚底都要冒出热气来，但她的腰肢直向后和他的大手作坚决的抵抗，使了劲不肯跟随他出门去。

“我……我有……退烧药……不去……医院……死也不去……打针好痛……”她喃喃地说着话，再也支撑不住，软绵绵地靠在了他的身上。他像一座大山，轻而易举



地就接住了她。

昏沉中觉察到他将她拦腰抱起走到床边，轻轻将她放到了床上，然后他直起身来像在窸窸窣窣找着什么，接着便有一只手伸来解她睡衣的衣襟。

即使在昏迷中她也猛地一哆嗦，伸出手在空中乱抓乱挥，不让那只手更近一步贴近她的肌肤。但那只手视她的抵抗如无物，很快有一个冰凉的小玻璃棒从她敞开的领口塞进了她的腋下，是温度计。

接着，一杯热水也递到了她的嘴边。“张嘴……”他冷漠但带了几分温情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迷迷糊糊的她张开嘴，温热的水顺着她的喉咙汩汩而下，有效地缓解了她的饥渴和干热，接着他喂她吃了退烧药，又将她放回到了枕头上。她的意识渐渐迷糊，头一挨到枕头，很快就昏睡了过去。

他凝视着她烧得酡红一片的脸蛋和细长的脖颈，无懈可击的冷漠和淡定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裂缝，露出了焦急之色。他低头看了看手表，心想吃了药在半个小时之内若她还没好转的话，他就带她上医院去挂点滴退烧，免得被高温烧坏了脑子。

看着她肌肤涨红几乎要冒火的难受劲儿，他想了想，站起身来，脱去了束缚的外套，随意就往床头的铁杆上一搭，上身只穿着一件剪裁质地良好的白衬衫。他卷起袖子，在屋子里寻找到一个洗脸盆，然后出去找到公用水房，接了盆清水回到屋里。

屋里的她依旧昏沉熟睡着，他从床架上抽下一条洁白的毛巾来，浸泡在清水中，拧干，叠成条状，走到床边弯下腰去，将毛巾轻轻覆盖在了她的额头上。

她烧得实在厉害，就在睡梦中发出了满足的叹息声，头也动了一下。他的动作停顿了片刻，停留在她额头上的手没有抽开，而是迟疑着顺着她汗湿的鬓边徐徐滑落，最后停在了她姣好的脸颊上。

她脸上的肌肤依旧滑腻，只是滚烫得惊人。他浸过水的手掌给了她惬意的凉爽，她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宽大的手掌，像只烧红的小猫一样，用光滑细腻的脸颊不时磨蹭着他的大手心，弄得他的手痒痒的。这种触感丝丝滑滑的，带了一股高温的酥麻感，犹如被雷电劈中一样，连全身都有点儿战栗了。

这种销魂的摩擦滋味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入非非，却让他像被烫着了一般，猛地将手抽离了她的脸庞，然后转开头，平复着自己有些纷乱的情绪。

他坐在床沿，静静守候着高烧中的她。半晌之后，他从她的腋下轻轻抽出了温度计，对着地下室里昏暗的灯光仔细一看：39度2。

看来真的是发高烧了，而且烧得还不轻。他盯着温度计又转头看着床上的她，心头一贯的镇静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安的焦躁。



39.2°

轻微撒点野

他想了想，用有力的胳膊抱起了软得犹如一团棉花的她，一只手端着水杯不停喂她温开水，大半个小时后退烧药起了作用，她开始发汗了。出汗的滋味很难受，她的头在枕头上辗转着，想从蒸笼一般的被窝里钻出来，她汗出如浆，浸透了里外三层衣服。

但他坐在床沿，手臂犹如铁钳紧紧夹住她，不让她乱动。既然出汗了那就要出到底，体温才能降下来。不一会儿，她的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头发也纠结成一绺一绺，湿漉漉的。

他看着犹如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她，心知出汗多的话要及时擦干身子并及时更换衣物，否则很容易着凉感冒。于是他放开了她，站起身来到她的小衣服箱子里找到了一套家居便服。她的睡衣款式相对比较保守。

但箱子里还有几套干净而素洁的内衣内裤却吸引住了他的目光，昏暗的灯光下，他那张英俊的脸好像微微红了红，不过他的神情一贯清朗无波，并不太容易让人注意到他情绪的变化。他神情还算自若地拿着那套里里外外的内衣走到床前，弯下身去，轻轻拉开了她的被窝。被子里顿时冒出一股热气，躺在被窝里的她就像一条刚蒸熟的清蒸武昌鱼一样，全身热腾腾的带着水汽。

他加快了手上的更换动作，唯恐她再次受凉。多年已经养成警觉习惯的她即使在昏沉中也还是感觉到了不妥，她感觉到胸口一松，便如受惊一般乱抓，这次她抓住了他的手臂。迷糊中感觉出他的手掌准备挣脱出她手的束缚，有再次活动的趋向，她连忙用力拖住他的手臂，将他的手掌重重地压在自己的胸口上，不让他手再在她身上乱动。

她不知道这一招简直弄巧成拙。他的大手覆盖在她已经半褪去内衣的胸脯上，有血液从他的脚底直直升起涌到了他的脑海中，他的俊脸猛地便红了起来。“放手，晓鸥，我给你换衣服呢，松手……”他低下头对昏沉中的她说道，但她只是牢牢抱紧了他的胳膊，怎么也不肯让他再动。

他一时间抽不出手，又怕大半身都光裸着的她会再次着凉感冒，迫不得已他只好倾身向前，想用身体护住她免得被地下室屋子里微微的寒风吹到，却没料到她却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的手臂一歪，整个上半身失去平衡，扑在了她的身上。

他连忙要从那柔软温热的身躯上支撑起身，可是在他抬起头的时候刚好她转过头来，她的嘴唇贴着他的下巴，她因为高烧而变得异常殷红的嘴唇微微翕动，他听到她在迷迷糊糊地呓语：“聂……大哥……别……丢下……我……”昏沉中她好像很伤心，一行行的眼泪不停顺着她的眼角流下，他看着无助的她，不由用力抱紧了她，想



给神志不清的她在梦中一点儿安慰。

她光裸的手臂松开了他的手，摸索着环绕上了他的脖颈，迷糊中她将还有点儿余烧火热的脸贴上了他的脸颊。她嘴里的气息就在咫尺，绵软的身体在他身下起伏颤抖。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加上此刻心头突然涌起的怜惜与渴望，让他不由自主放下了所有的城府和顾忌，他微微闭上了眼，感受着这种亲密和暧昧的接触。

两张脸亲近地互相摩挲，两张唇好像也在需求着慰藉，他先找到了她的嘴唇，先是蜻蜓点水般轻触，她在昏沉中觉察到了那种熟悉安定的气息，她搂住他的脖子不放，一张红唇迷乱地追随着他温热的嘴唇，想要索取更多。

他终于无法自控，他低下头来，用力堵住了她启开的红唇，两张火热的唇犹如磁石一般，贴在一起难舍难分，舌尖不住在彼此的口中翻搅纠缠，几乎融化在了一起……

她觉得自己犹如在不能脚踏实地的云端飘浮，本来已经退去高烧的身体好像再一次烧热了起来，她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两只手无力地推着胸口那颗将她弄得很痒很酥麻的头颅，“不要……”她脑袋里依旧混沌一片，但是神智依稀回来了一些。

“唔……别……别碰我了……好热……累……”她弓起身子，高烧才退的身子虚软，瘫软得像一摊流水一般，再也收拾不起来。

她的声音虽轻，但足以让向来对自己严苛自律的他稍微清醒过来，他犹如被火烫到一般从床上跃起，床铺太矮，他的头还磕到了头顶的铁架，发出了咣当的巨响，使得他倒抽一口气。

他独自坐在床边，感到了羞愧。身体的欲望还难消散，带着一股强憋住的胀痛。但他却不敢再对她有任何的非礼行为。她还在昏迷中，他却趁人之危，简直不是人，和畜牲有什么两样？！他为自己的失控行为而感到深深懊恼，虽然很多年前他也曾这样亲吻过她。

他稍稍喘息了片刻，想起她还光裸着，连忙先拉过被他们踢到床下的被子将她裹住，掩去了让人心神荡漾的所有春色，急剧跳动的心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

幸好她还没有醒，他差点儿破了多年前对自己定下的戒律。他有些懊恼地用手掌揉揉脸，等自己激狂的冲动过后，才重新替她将身体擦干后穿上了衣服，又将被子替她盖好，方才重重吁了一口气。是她发高烧出汗，他却好像也感冒发热一般，出了一身的热汗。

……

她终于从混沌的意识中完全清醒过来时，已经是清晨时分。黝黑的屋子里透露出淡淡的亮光，她翻转了一下身子，觉得全身乏力，但脑子里却没有那种难受的闷沉感觉，烧已经退了。她蜷缩在被子里，慵懒地团成一团。她还想眯缝起眼睛睡一觉，却猛地想起了什么，连忙从床上勉强支撑起身子，惊见对面空荡荡的光床板上好像横卧着一条人影。

她裹着被子蓦地坐起身来，虚软的身体却一歪，又躺了下去。她发出的动静惊动了对面床上的人影，他的声音猝不及防地在昏暗中响起：“你醒了？”

听见了他的声音，她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了下来，但她依旧没有放松警惕，靠在床头紧紧盯着对面床。她恍惚中看到 he 站起身来，摸索着开了灯，他身上的衣服虽然皱巴巴的但还算整齐，昨夜他和衣而卧。她连忙用手挡住刺眼的灯光，眯缝着眼一声不吭。

他的身影晃到了她跟前，接着他的大手覆盖在她的额头上，试探了一下温度说：“你退烧了——”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夜未眠造成的哑。

她怔怔半天，才迟疑着开口：“你……你昨晚……没走？”

他说：“能走得成吗？我若是不在，今早晨警察该破门而入了！”说着收回了手，坐在她的床边，头发有些蓬乱，沉默着不说话，神情好像有些不太自然。

她没注意到他微异的表情，她虽然对他还心存不甘，但见他昨夜照顾了自己一整晚，心头还是有些感激。她悄悄叹口气，低着头拉着被子，但动作却在看到自己身上穿着的睡衣时猛地停住了。

“你……你帮我换……换的衣服吗？”她有些口吃地问着他，吃惊地抬起眼看他。她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上浮起可疑的红，少了平时当她上司时所表现出来的敏锐和冷静，接着她听到他有些急促的解释：“昨晚……呃……你流了太多汗，不换的话又会着凉，所以我……我就自作主张替你换了……”

“你……”范晓鸥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责怪他好像不近人情，毕竟他是在帮她，可是总也不能露出高兴的微笑表示荣幸之至吧，她还是个未婚的大姑娘，而且全身，全身都被他看完了！想到这里她涨红了脸裹紧了被子无言以对，空气中顿时弥漫一种无形的尴尬和不自在。

“你饿吗？我出去买点粥。”他局促地说道，然后也不等她回答就起身走到门边开了门，快步走了出去，好像害怕她会继续追究他的罪行一样，先行逃避而去。

她咬着唇盯着他的背影，看着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她搂着被子费劲地坐起身来，其实昨夜的事她大多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些片段依稀还有点儿模糊的印象。



这些可疑的印象让她脸色开始不自然地红了起来，她咬着唇思忖了片刻，刚刚发烧过的脑袋经不起太多的思考，又开始疼了起来。她只好不再去想，只是靠在床头发愣。

他买了粥回来，他离开的时候太匆忙，就穿着白衬衫出去了，连外套都没穿。她听到他回来的动静也没有睁开眼，但逐渐涨红的脸说明了她全身的不自在。其实彼此心里都亮得犹如镜子一般，只是心照不宣。

“喝粥吧！”他倒了粥给她，她见他向她倾身，不由微颤了一下然后向后缩了缩。他就把粥给她搁在床头的几案上，然后倒了开水，把药放在旁边。他观察了一下，又继续弯下身，端起藏在桌子下的脸盆，那里面盛着昨晚她换下来的脏衣服。

她看到了他的动作，意识到他想做什么的时候，连忙从床上坐起身来，发急道：“你、你放下，等我好了……我自己来……”

但他像没听见一样，端着脸盆再在墙角拿了一包洗衣粉就出去了，出门之前他背对着她说：“不想死就快把粥喝了，再把药吃了！”说着便走了出去。

公共水房里，个头高挑帅气逼人的他自然遭到了一堆早起的租客的围观，尤其是那些老少中青年妇女，悄悄地打量着他，不时窃笑，估计在心里揣测他是哪家新搬来的地下室住户，不仅外表出众，而且还很贤能，竟然帮他老婆洗内衣和内裤。

他的脸色也有些不自在，他从来没替女人洗过衣服，更何况是私隐的内衣。但他还是靠自己严谨认真的个性，将她换下来的睡衣和内裤清洗干净，漂洗过后再拧干。然后才慢吞吞地端回屋去，留下身后一堆窥探的眼睛。

他进屋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粥和药都没动，他微微蹙眉，说：“怎么不吃啊？还想继续烧着吗？”她一声不吭，脸上的红晕还在，微微闭着眼，好像睡着了。

“赶紧吃药了再睡，”他才不会被她蒙混过去，说：“昨晚你烧到39度2呢，你说你的脑袋这么二，为什么连发烧的体温都带了2呢？”

她果然没睡着，听见他的调侃，她猛地睁开眼，朝着他反击道：“你才二呢！你全家都很二！”她的声音有点儿哽咽。他说得也没错，极其自卑的她这么多年一直在北京的夹缝中生存，连高烧都不敢烧高了，只能二着，因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怕没人给她收尸。

可是还未说完的话在看清他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便哑了。

她的那条棉质小内裤正在他的大手中握着，被拧成了麻花条状，在欢快地滤着水呢！



39.2° 轻微撒点野

“有力气骂人那就是没事了。”他倒是不介意被她骂，见她精神抖擞地反击他，心中的石头总算放下了。他站在门边，把她的内衣和内裤用夹子挂好。地下室里找不到晾晒的地方，大家在冬天里都是把衣服挂在门后边。

他一通忙碌，没留意她的脸红得像红布一般，她实在是没脸见人了，竟然让一个大男人替她洗内衣和内裤，她觉得身上好像有火，羞得连后背都火辣辣的。好像再次高烧到39度2。

唉，他说得没错，丫的，人头猪脑的她真是太“二”了！

其实她本可以不用这么“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她如何努力地想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在他面前，她永远都是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孩。在他眼里，她永远都是那么“二”，那么傻冒。其实她已经是二十二三岁、大学已毕业的女孩儿了。

当年她为了一枚邮票千里迢迢追踪到北京，或许从来也没有想过，她的人生会和这个替她洗内裤的男人联系在一起。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生命中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找到那枚邮票，顺道将那个叫“欧阳明远”的男人碎尸万段。

她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走的本来是一条直来直往的羊肠小道，谁知道在命运的拐角处，竟然偏离了原来的方向，从此踏上的便是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不归路。

对于她来说，命运就是个九连环，刚费劲解开了一个环，谁知道还套着另外一个环。

第二章 走火入魔

2002年。那个季节还没下火爆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夏天，七月流火。

炎热的午后，知了在榕树的高枝上卖力地叫个不停，让人听着犹如背后着了火。天气预报说今年夏季气温高达39度以上，因为高温，一切都仿佛堆挤在一起发酵，连血液都涌到皮肤表面在散热。不过部队大院里栽种了不少绿荫茂密的白桦树，所以